台學統

台學統卷五十一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經濟之學七

巡撫李肅齋先生匡

兩浙名賢錄李匡字存翼黃巖人年二十一領鄉薦明年會試賜進士第授太常博士逾年丁外艱服闋改江西監察御史巡歷處德於民者甚衆如在應天財庫檢沓鈔貫及奏免折蘆柴鈔計萬餘錠皆所以奠國家澤斯民復命未幾巡按北直眞定永平等五府民閒牧養長生牛羊以歲久人民負累疲敝乞恩得甦民困繼差

陜西詳審刑獄辨冤獄得生者幾三百人及按治江西時少保楊公（按名士奇）其長子稷恃勢暴刻鄉里被訴抑行御史布按覈實匡不畏權勢遂覈其事稷坐重刑是年聞母喪丁憂服闋陞四川按察司副使是時四川播州苗賊作亂匡領軍撫捕克敵一十五次景泰元年以軍功陞左僉都御史巡撫四川領軍剿賊播州未平敘州羿蠻又行寇亂焚劫九縣全蜀騷擾復領敕剿捕時四川地方不寧軍伍數少匡乃召民間壯丁凡九千餘教練操習雜處部伍匡號令嚴明措置有方屢戰屢捷羿蠻始息播州餘寇尚未盡滅總督貴州軍務都御史王來咨請會兵攻草塘期而進兵至則來違期匡被圍乃

堅守營寨偃旗鼓息刁斗五日一戰而捷蓋由示弱而
勝草塘既平適爲輔臣江淵等所阻寢其功棻按明史江淵傳四川巡撫僉都御史李匡不職以淵言罷之事在景泰三年時淵入閣亦三年矣天順改元英宗
復賜冠帶閒住六年兵部尚書馬昂等奏保復前職仍
敕巡撫宣府匡精力猶壯智謀益深親歷邊陲增築寨
堡復還侵奪屯種斥堠崇密雞犬相聞八年嬰微疾度
不可瘳遂陳情乞歸卒於家年六十六

按肅齋以宣德元年丙午領鄉薦年二十一至天順
八年甲申年五十九其卒當在成化七年辛卯也

台州府志李匡字存翼號肅齋宣德丁未進士授太常
博士遷御史彈劾無所避奉敕錄囚陝右所平反數百

人已而代巡江右時楊少保士奇柄國其子稷橫鄉
里匡按其不法事百餘逮械詣京人大快之調四川兵
備副使平播州蠻之亂擢僉都御史巡撫四川許便宜
行事適敘州蠻亂又討平之尋罷歸且十年宣府獨石
告警起匡巡視宣府陛辭賜鈔以行至則奏增堡築廣
墩臺復勢要所侵屯田備禦有方邊事以寧璽書褒美
賜白金文綺以疾致仕
四川通志李匡黃巖人進士正統初爲按察司副使奏
例錄囚巡行郡縣平反數十事名大著及革塘大壩那
靖擢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內理凋敝外調師徒頻年討
平之

明史西域傳景泰三年董卜韓胡宣慰使克羅俄堅粲
饋四川巡撫李匡銀甖金珀求御製大誥周易尙書毛
詩小學方輿勝覽成都記諸書匡聞之於朝因言唐時
吐蕃求毛詩春秋于休烈謂予之以書使知權謀愈生
變詐非中國之利裴光廷謂吐蕃久叛新服因其有請
賜以詩書俾漸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略
變詐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明皇從之今兹所求臣
以爲予之便不然彼因貢使市之書肆甚不爲難惟方
輿勝覽成都記形勝關塞所具不可概予帝如其言

雜錄

萬麻黃巖志論曰葢聞李肅齋居鄉最稱和易有招之

者幸不問其主迺其按捕楊稷事凛凛乎文紀公雅之風焉所謂溫而栗者殆其人哉

方城遺獻都憲族祖有名存清號九思者學博而遂天台杜侍郎名寧薦爲保雄司訓不就都憲學所自出也詩集失傳惟傳有綠水源頭田數畝白雲深處屋三間之句可想見高致

遺詩五首見方城遺獻

登丹崖

捉壓上丹臺淩風亦快哉長藤何偃蹇片石自崔嵬未得青蓮句先傳紫氣開不知人世上何處是蓬萊

題畫鷹三台詩錄云云

天遣孤鷹下海西冰肌玉爪未沾泥朝遊已破羣狐膽
夜宿還驚百鳥啼身展羽毛嫌地窄氣冲牛斗恨天低
平生志在青霄上肯與凡禽一類棲三台詩錄云肅齋巡江右時楊少保士奇子稷暴橫里中微服往訪夜宿民家題壁上畫鷹云云擲筆曰是詩所以志也翌日遂舉按其不法事眡之罪人大快之

抵鄉

此身報國任驅馳老病榮歸荷聖慈薊北天寒冰作柱
越南風煖柳垂絲儒官儒服豈新樣某水某山仍舊時
一笑相逢渾似夢栗薪瓜苦動離思

飛鳴宿食四雁圖

一舉冲霄去數聲天下聞夢回江浦月啄盡洞庭雲

題小景

近樹遠樹一色前山後山數重版築人家隱約小橋流水西東

遺文 二首見赤城後集

金清閘記 按金清原誤作黃望今據赤城新志改正

黃巖爲邑西與北鄉多山中則曠衍低下而東爲海西北之水俱會於澄江達於海迤南諸溪源與中鄉之水如綦道交布至南監而分流入海者河凡五道金清其一也先是瀕海之民爲鹹潮入河歲旱水不可取坐守苗枯者五七十里每春夏之交齊民築壩以捍潮時或積雨則中鄉沈竈產蛙往往竊而啟之至不可復築又

爲潮所害民甚苦焉宋淳熙中徽國朱文公先生提舉浙東始爲閘橋五道錮道人雜役俾以時起閉閉則約其板之下量其水之出使不爲中鄉害民甚賴焉歷世因之歲積既久金清閘爲潮水齧毁不復可啟閉時無賢令長興復民被害仍舊者已數十年矣景泰甲戌前監察御史福建按察司僉事張君彥來知縣事首詢及此即曰農桑學校有司首務置閘以捍潮蓄水所以輔乎農也惡可後亦不可擅具以達諸府太守劉公鏞曰此吾志也但董事者未得其人耳今張君能舉之可嘉也乃檄其速成君遂召旁近得利家委縣丞何海判簿魁輪董修築丞簿咸能以守令勤民之心爲心夙夜匾

晝罔敢忽怠由是民庶匠役靡不和會從事踰月而告成謂宜立石以紀殊績徵余記焉嗚呼爲治貴乎知要知要則治易爲也何世之爲治者惟知崇飾佛老之宮以求福田利益誰復念及是閘爲文公所置一方所仰修復不可後者乎劉公可謂知要而張侯亦爲不負其所託矣予不能文幸得置石傳先生手澤有榮耀焉惡可以不文辭邪於是乎書

頤庵葛君墓表

一鄉之中必有端謹孝德之士足以模範後進而後鄉人有所慕效而化爲善也俯仰今昔吾鄉能稱其實者惟徵士葛君殆庶幾乎君諱源汞字希濟別號頤菴其

先潤之丹陽人宋建炎間諱祈者仕知黃巖縣事卒於官子孫遂卜築邑東之東山以居六世祖諱元芝徙居今之西橋高祖諱彬元從仕郎廣東宣慰使司都事曾祖諱復忠祖諱道彰會國難方殷力支弗墜父諱永年治經邑校齋志而沒少保永嘉黃公淮銘其墓德善備矣母同里徐氏儒學司訓茂之女兵部右侍郎宗實之姝也清修凝重婦道師焉君生而神清氣完言行不苟讀書必求古人之躬行實跡事父母色養不違處伉儷賓敬而不褻待諸弟則怡怡愉愉若宮商相宣而壎鳴篪應也鄉閭無少長必溫恭煦嫗之為編戶長一毫不取諸人遇人貧不能食喪弗克舉者輒賙之濟之故舊

有患難則力爲排拨又資助其不給疏遠之親必敦其序緦功之喪必製其服此皆人所難能而君優爲之父病痁踰數月君食不甘日具湯藥侍左右衣帶不解蟣蝨叢生旣沒擗踊叫號絕而復甦櫛沐廢盥醯不入寢室者三年正統閒貴溪周旭鑑來知縣事威嚴剛愎遇人少許可惟見君則置諸春風和氣之中以本縣學職薦不就已而直隸提學御史程富又以趙州學官缺員狀薦諸朝黽勉而起一夕舟次淮上夢見母若不安狀君卽捨舟南歸母驚其忽至君具以告母曰吾於某月得疾恐不獲見汝而朝露齧臂悲鳴此豈有所感邪計淮上所夢之夕正與齧臂之夕符嗚呼母子相感之

理一至此哉暨母没居喪如嚴君之戚一日鄰家燒地降種火逸流入牛牢時西風迅急延及正屋君撫棺籲天大慟東風轉火就滅棺幸無恙人皆謂孝感所致是日君之姪存誠招予飲目擊其事非得於口耳之傳聞也次弟希澄仕歸德州學正不幸棄世諸生歸旅櫬君臨棺哭之甚哀聲聞巷陌行道嗟傷次弟源沇源滉相繼先逝君哭之如學正不以老而少衰撫其遺孤如己子曾叔祖官翁死無後殯淺土四十餘年君撫其遺事諏誌卜地葬之娶柏山張氏厚資裝習美飾無驕矜之態修行婦道孝敬姻睦靡不備至子男三人長模次楫皆克家次棱補邑庠生一女適同里徐履道宦族也能

讀書以世其家君享年五十有九卒於巳卯八月二日安人生視君少四歲卒視君先一年合葬於三童鄉呂白洋先塋之側禮也嗚呼君之潛德懿行可以敦厲薄俗可以模範後進由是西橋之上下方數十里雖田夫野婦皆知所以敦行孝弟君次五弟源湛於君之喪之葬亦如君之哭諸弟而加袒括焉予素重君德知後之必昌也故以季女侍棲之巾櫛今君不可見矣見夫棲寧不感慨而動於中乎故略序平生行實表諸墓道使後人有所知焉

按府志薦辟葛希濟名汞原作禾誤以賢良方正薦授趙州學正不就後又以本學訓導起赴京師中途念母

老辭歸據墓表則先以本縣學職薦不就後以趙州學官薦乃起也

又按黃文簡公介菴集黃巖儒學生葛天正甫墓誌銘天正名永年洪熙元年卒年四十七配徐氏邑庠司訓茂之女兵部侍郎靜齋公之猶子研之姊也子五長源汞次源濤爲世父汞寧後次源沇源滉源湛皆與此合惟源濤此作希澄蓋以字行也源汞或作源汞則字之誤父名永年安得名永府志作希濟亦以字行也源沇或作源滾亦字之誤

侍郎范操齋先生理 子綑

赤城新志宣德四年己酉科范理天台人鄉試第一庚

戊進士累官南京吏部侍郎所著有讀史備忘事見楊學士守陳墓志銘按三台文獻云字道濟號操齋
浙江通志名臣范理字道濟天台人宣德庚戌進士用薦知德安府隨州民數百家田爲楚府護衞所占猶輸租理奏盡歸其田以最超陟福建布政使時大兵剿賊鄧茂七等理司饋餉兵皆給食民不加賦擢南工部右侍郎奏各處饋南京糧者自船抵倉多所費每米石費三斗請兵就其船人支三月之餉官取費米歲可十萬石以備賑貸從之尋轉南吏部左侍郎卒本獻徵錄
台州府志范理字道濟少穎悟端凝一覽輒記甫踰冠中宣德己酉鄉試第一明年會試第二宣宗召諸進士

至齋宮親試用人何以得眞才論理亦居第二賜白金五兩楮幣五十緡歸省還朝時重守令之選拜知江陵縣事縣當四方之衝過客旁午理嚴禁令雖權貴無敢漁一錢先是民累歲負租至十四萬石都御史徵之嚴理以民貧不能償也乃召將卒家之佃號畸零戸者諭之曰世言戸役既佃田立戸而免役可乎遂定其等各出募役之米因以償負租畢完且平訟徭勸樹蓄邮窮振弱禁姦招逋訪孝子節婦及忠賢之裔謹學校正風俗民心翕然甫七月以卓異聞于朝少保楊溥薦知德安府時溥在內閣其子來自石首備言所過州縣迎送饋遺之勤惟江陵縣范理獨否溥聞而異之故有此薦

其治德安也亦悉如江陵隨州民四百家田爲楚府護衛所占猶輸租理備奏盡歸其田民感甚皆立主祀之滿去以最異超陟福建布政使尋改貴州初貴州草創卽驛爲署久莫能改作理奏徙貴州前衛于他所以其地造司數百楹不擾而就土官無貴弗襲職者十五六理悉俾襲吏莫敢難常移文以通酋情閒抗顏以捐逋稅餉兵春以糧秋以銀使省漕四川湖廣饋糧貴州難甚俾代糧以銀爲之糴減時值十二貴州民旣獲利而川廣被惠尤溥秩滿擢南京工部侍郎南京創自國初歲久凡百皆敝葺造費鉅理不欲煩民迺請易蘆場之新葦抽分局之腐木碎炭內府之庫舊貯布帛迺售銀

得萬兩又請南畿獄囚贖者隨葺造所需而納于是自
郊廟宮殿內外諸署城樓街表或造或葺動輒八千間
既修巡戰諸船數百兵食諸器數萬皆以次成而民不
知又奏各處饋南京糧者自船抵倉每米石費三斗請
兵就其船入支三月之餉官取費米幾可十萬石以備
賑貸從之果利尋轉南京吏部左侍郎考課公明百寮
憚之嘗請老至再不允滿考赴京途遇疾卒著有讀史
備忘天台要略皆八卷詩經集解三卷德安府志丹臺
稿皆十卷藏于家本分省人物考
兩浙名賢錄范理天台人進士釋褐知江陵縣事有循
良聲時楊文定溥在內閣其子來自石首州縣官饋遺

甚勤理獨不爲禮溥聞而異之後廉知其賢即薦知德安府再擢貴州左布政使或勸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於理也何謝爲及聞溥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已說者兩賢之理官終吏部侍郎家無半椽寸土之增服食粗糲如貧生人尤以爲難 右清正

范理字道濟天台人弱冠中鄉試第一會試第三擢庚戌進士高第宣宗嘗召諸進士至齋宮親試用人何以得眞才論理居第二特蒙金幣之賜時重選守令拜知江陵縣縣當四方之衝過客旁午理嚴禁令雖權貴無敢漁一錢先是民累歲負租至十四萬石民貧不能償每督府徵符下荷校就比者纍纍然理乃召將卒之佃

田號畸零戶者諭之曰世言戶役旣佃田立戶而免役可乎遂定其等俾各出募役之米因以償負租畢完人稱慈父以薦知德安府其教養之政一如江陵每歲必再按屬邑以省耕牧廉利弊隨州民數百家田爲楚府護衛所占猶輸租理具奏盡歸其民田人又稱仁君以最異超陟福建左布政使時大兵剿賊鄧茂七等理司饋餉善調度民不加賦而三軍皆宿飽以內艱起家拜貴州左布政使貴州草創卽驛爲藩以夷之難擾也久莫能改作理奏徙貴州前衛於他所以其地建司數百楹不擾而就土官無貲不能襲職者十五六理悉俾襲吏無敢難時時移文以通夷情雖在數百里外言之若

觀火夷不敢匿情以詐或以事詣府則開懷納之夷無不人人喜以爲能得上意至餉兵則春以糧秋以銀便夷省漕四川湖廣餽糧貴州尤艱理俾代糧以銀爲之罷滅時直十二貴州既獲利而川廣被惠尤溥擢南京工部右侍郎南京創自國初歲久凡百皆弊葺造費鉅理不欲煩民乃請蠶蘆場之新葦抽分局之腐木碎炭內府庫之苦瑣布帛通售銀殆萬兩又請南畿獄囚贖者隨葺造所需而納於是自郊廟宮殿內外諸署城樓街表或造或葺動輒百千閒暨修巡戰諸船數百兵食諸器數萬皆以次成而民不知又奏各處餽南京糧者自船抵倉多所費每米石費三斗請兵就其船人支三

月之餉官取費米歲可十萬石以備賑貸從之杲利尋轉南京吏部左侍郎考課公明百僚憚之請老再疏不允滿考赴京途遇疾輿就其子進士絅之第大漸舉手加額曰無以報朝廷連稱者三遂卒年六十有四右經濟

按范理傳名賢錄兩見一見經濟一見清正而詳略不同今並錄之

明一統志范理宣德中令江陵時荆土負租至十四萬石理爲處分平其徭役勸之樹畜恤窮弱禁豪右楊溥稱曰世有爲縣七月得民心如理者乎薦爲德安府

大清一統志范理字道濟天台人宣德進士知江陵縣以卓異聞楊溥薦知德安府又以最遷福建布政使移

貴州左布政擢南京工部侍郎請鬻蘆場薪葦及內庫舊貯布帛葺造郊廟宮殿內外諸署城樓街表并戰船食器皆以次成而民不知又奏省饋糧米歲萬石備賑貧從之轉南吏部侍郎以疾卒子絪由進士知濱州王恕奏治行第一

貴州通志范理字道濟天台人宣德庚戌進士歷官貴州左布政使或謂之曰公陟方岳南楊相公力也盍往謝理曰相公以我不事奔競故用我我往謝是辱相公知也楊聞之愈推重及楊歿理走數千里哭奠曰吾無以報相公惟此一掬淚耳歷官南工部侍郎

按楊溥荆州石首人時稱南楊士奇泰和人爲西楊

榮建安人爲東楊溥卒於正統十一年丙寅七月越二年戊辰范公尙爲德安知府見韓陽讀史備忘序其後乃超陞福建布政歷貴州布政則南楊之殁久矣安得以陟方岳爲南楊之力哉蓋此言本爲德安府時事及聞楊卒亦由德安往祭而哭之德安距石首僅數百里非有數千里也若以方岳重臣而走數千里哭其知已將置國事於何地哉孟子言尙友知人必論其世有以也夫

遺書

詩經集解三十卷 經義考云未見楊守陳志墓云三卷按千頃堂書目浙江通志皆作三卷

今佚

讀史備忘八卷 今存

四庫全書總目別史類存目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其書自西漢迄唐代先列諸帝於前而以諸臣事實摘敘於後大略皆因正史而參以綱目其所分謀臣丞相名將名臣等目割裂煩碎殊無體要如季布入名臣而曹參入名將之類義例尤不可解蓋隨筆記錄而於史學殊無當也

讀史備忘序

史學之繁浩乎不可勝記少微先生節要所以述也大書以繫國家之政分注以備諸史之言包舉衆善囊括無遺文公先生綱目作焉節要固已家傳而人誦之矣

綱目書法精嚴斷乎爲世教設也若於前人爵里出處始終覽而具存諸史列傳庸可忽乎理自受讀頗亦有年爲郡以來奪於政務連篇累牘之功蓋有愧焉於是因其傳例參以綱目諸書別爲將相名臣等目起自西漢迄於李唐錄其要略分爲八卷名之曰讀史備忘蓋所以自便觀考庶幾隨諜宦途不煩簡籍之繁觸目可以得夫時代之後先賢人君子出處之大概國家興衰之由姦邪亂賊之迹亦略舉之矣若夫博雅君子自當旁窺奥索以究竟夫史氏諸家之製其無取焉爾皆正統十二年龍集丁卯春正月丙子賜進士出身德安府知府天台范理書

重刊讀史備忘引

天台范道濟氏輯西漢迄李唐君臣行實凡若干卷其例則人以類分事因人著書一人而其諡若字及爵里世系之詳始終出處之節罔不備載蓋他史之或略而此獨詳者耳成化初耻菴曾大父游宦天台嘗得善本十餘帙重如拱璧余童稚時即授讀愛其詞簡而行核事萃而旨該夫人之善若惡展卷在目每計偕即囊從不忍釋今入仕且二十年矣鼓篋出閩僅有存者深念收積之難而散失之易也窮鄉下邑有志攷古證今之士未覩是書者又不知其幾耳會入蜀賓攜以從頃因裝束戒嚴復遺其半乃因余太史氏得完本付郴守重

刻以傳夫隨珠和壁見者爲寶不幸而沈光彩於壞土
瓦礫之閒美斯祕矣時而復見其可寶固在也是編在
人得把玩而誦習之庶幾因善惡而鑒戒可昭審取舍
而趨向有定執德不同爲國之光不由珠玉之騰輝揚
采擬價連城者乎反是而二三其德無所取裁是殆落
落如石以糞丸而自矜矣豈余所敢知耶是爲引嘉靖
癸巳春三月甲子晉城鍾錫書於憲臬之味菜堂
按鍾錫字爾祉號三谷甲子進士晉城今山西鳳臺
縣郲守嘉州守郲鼎也蓋是書初刻於德安再刻於
嘉州光緒丙申在武林獲見嘉州刻本每葉十八行
每行廿三字分爲四冊計八卷西漢一東漢二三國

三兩晉四南朝五北朝六隋七唐八有理自序及郭休韓陽余承勛鍾錫四序

讀史備忘序節錄

史書者記事記言上自羲農迄於故元上下數千百年閒君臣賢否得失之蹟國家治亂興亡之由有非後學之士所能徧觀而盡識也吾浙天台范君道濟由名進士宰江陵用少保楊公薦拜今職病其多而不能盡識久而恐其或忘乃於莅官爲政之餘臨民字物之暇輯歷朝所閱之史錄平日所識之事彙成一編名曰讀史備忘吁其用心亦勤矣未幾其同官郭士美氏以是書鏤板請爲之序不可以拙鈍辭陽嘗見先君子恒軒之

友曰粹中胡先生者洪武間名儒也曾輯讀史筆記一編名雖或異事各不同其於史學用心之勤則一而已矧其有關於名教者不少哉正統戊辰夏四月甲子按察僉事提督學校會稽韓陽序二十六年任杭州府學按胡粹中會稽人洪武訓導以身爲教以勤爲功見萬厯杭州府志

讀史備忘序節錄

予貳政德安守長范公以讀史備忘八卷示予曰走也好觀往事然史傳浩穰未免昔人掩卷兀無之歎故以餘閒於列傳中錄吾所喜觀者置諸座側予曰諸家全史非學士大家不能有偏州下邑鄉閭里巷之士誰得而觀之所得觀者不過少微節要耳少微編年之書主

國政之始末至於其人之賢否爵里出處蓋不得而兼
備矣得此以參考之於學者之功豈云少哉於是合通
守汝南張公雄幕賓姑蘇張公蓋昇謀之授郡庠吉水
羅先生文書之以畀諸工而鋟之也范公諱理字道濟
台之望族起科第最見重於楊文定公其於德安行事
之實與其所自立人多能道之者故不著正統十二年
十月望日德安府同知萬安郭休識

重刊讀史備忘敘節錄

正統間天台范子理錄漢唐諸史傳之略編曰讀史備
忘蓋覩少微節要相表裏也歲久墨板訛駁弗可讀乃
憲蜀三谷鍾子錫索鄖善本詢諸郯嘉州鼎僻刊焉嘉

州問敘於余備忘者匪備讀史者之忘也備臨史之暨而忘所擇焉爾是故覽酷佞而擇焉則思建循卓之異覽僭逆而擇焉則思蹈忠義之㫗覽技術而擇焉則思崇儒藝之雅然覽患其弗擇擇患其弗思思其人而弗致之齊猶夫忘也而備是之忘者焉若曰備讀史者之忘則記誦章句者流爾奚取于史鑑哉嘉靖癸巳季春日青神余承勛書按勛明史作勳官編修附見何孟春傳青神縣屬眉州

按少微通鑑節要五十卷宋江贄編見四庫全書總目係史部編年類附存目

德安府志十卷見浙江通志今佚

天台要略八卷見千頃堂書目據范理自序當作要覽

天台要覽序　台州府志

世固有同稱而異歸者天台之名著自古昔其著於古者若劉阮之云孫公之賦隋唐以降神仙老佛之說前後迭出蓋方其時長才秀民之生其閒不欲與世相聞往往託而逃焉謂為神仙窟宅者此也其稱於後者率皆發為道學之懿用世文章事業之顯如潘時舉之有得於程氏之傳徐大受之與聞乎朱氏之旨他如曹樵公賀參政黃秘監賈節度之流各以所長自見者後先相望蓋至趙宋以來文教誕敷渡江之後京邑密邇中原避地之俊則又參互錯處其鴻生碩儒之興一變而轉為佐時之具固其宜矣我朝聖賢相承涵濡既久其

用於世如徐文肅公以下諸賢又皆卓卓流聲著實嗣
是而起裦然蔚然足膺當宁之付任以發聞光昭於時
者比比有之於是又有文儒藪澤之稱向之所謂仙風
異流蓋泯泯也是其出處隱顯之跡不能無閒要之神
秀孕靈今昔同一軌矣舊志頗泛無統比因來宦遠方
睠然故邑命兒曹錄其詩賦得古今所作如干首併手
疏游覽郡邑名勝大略分爲山水人物詞翰三志名之
曰天台要覽藏之篋笥用備政餘檢閱以慰他鄉之思
因述梗概篇端俾覽者知天台之著稱雖同而所以取
稱則異如此其他公署額設版圖財賦故實與夫邑長
名賢出處古蹟碑刻雄文大章之亹亹者則固有不能

盡錄者焉

丹臺稿十卷　見千頃堂書目浙江通志今佚

遺詩　見三台文獻三台詩錄凡四首

自德安歸偕杜內翰同遊國清　按杜內翰名寀宣德丁未榜眼

飄颻隨薄宦茲遊久已踈纔從松徑入便覺心境舒稍稍即幽秘荒宇淩空虛五峰森羅列晴嵐滴襟裾寒泉落幽澗左右相縈紆雞犬復寥寥麋鹿馴庭除翛然人世外不覺輕名譽況偕金閨彥清論飛璚琚許身既世事瞻眺徒躊躕相期在歲晏卜築來此居

華頂

台岳信奇挺絕頂復在茲眼看東滄溟手扳南尾箕赤

城來丹霞玉筍橫翠眉迢迢鯨音來拂拂香飈吹憩玩惜深迴沿流濯漣漪鶴馭相翩翩松蘿亦參差風物多異態長生固其宜清爽了在目浩浩興遐思已忝藩方寄難忘國士知去去畢世用重與浮邱期

赤城

軒冕信羈人佳遊久未展偶歸一冥搜猛欲窮崖巘紺宇雲尚封苔階未經踐山露染衣裾澗水清且淺緇侶忻相延經聲聞更遠超然志慮空塵念無煩遣赤日已西移忘卻行騎轉

塔頭山

年來暫息機曉出尋幽祕纔登佛隴岡森然列多異遠

山紫翠重近郭煙花媚輕雲冒層巓遠靄埋深寺參差
萬井中困覽惟一視即此已蕭森萬事都如棄前捜何
用窮內省牽多慮吾簪如可投時來滌煩思

知府周退菴先生一清

赤城新志景泰元年庚午科周一清臨海人甲戌孫賢
榜進士慶遠知府按台州府志字廉夫任御史巡按江西歷慶遠知府
廣西通志宦績錄周一清浙江臨海人進士天順成化
間任慶遠知府政尙嚴明人莫敢欺時猺賊甚熾乃募
壯士立籍民兵協官軍撫捕之賊漸卻當道聞其才檄
兼管慶遠衞事修建關堡串樓及預備倉以征藤峽功
升正三品仍兼管慶遠軍事後以憂去民甚思之通志二百

四十七引文載

浙江通志同

雜記

周氏時思堂記　瓊出邱濬仲深撰　赤城後集

古者宗廟之制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後世所謂士大夫者無常官故無常祿惟無常祿所以祀其先者不可爲常制也唐宋以來士之好古尚禮者往往以立廟爲言而終於不果行者職此故也宋儒始爲祠堂之制蓋通上下皆可行焉然自有此制以來人非不知而能舉行者蓋亦鮮矣臨海周氏其先有自閩之長溪來知台郡事者按赤城志唐太和九年郡守周魯賓疑卽其人也卒葬邑之北留遂家于台繼又遷于邑治之縣巷又十六傳

至樗菴翁者始遷于城心白塔橋之南第宅一新規制弘敞乃於所居沐恩堂之左建屋若干楹以祀其先其制一如文公家禮所定者而取孔子言春秋祭祀之義扁之曰時思翁之子慶遠太守一清與予同年舉進士貽書國子監丞陳君徵予文記之惟祖宗所以傳于子孫者一氣爾人死則氣散而其所以傳于子孫者實禪續而未嘗散焉是以聖人制爲祀先之禮所以萃子孫之心以繫祖宗一氣之傳以時舉行所以啟其孝思于無窮不欲其疏恐其忘也不欲其數恐其怠也不獨詳其制於禮經而于易之萃之渙屢致意焉而其尤深切著明者則又皆莫要于閒居以語曾子之是言也太守

君有見于此以是而名其祀先之所其無忝于爲人子孫者乎自時以後爲周氏之子若孫者于踐位行禮之時其尙思前人所以立祠舉祀之意而益推之以求夫聖人制禮之義致思慕之心謹疏數之節有萃聚之誠而無渙散之失使千百世恆如一日顧不可歟

周太守輓詩序　鄞楊守阯維立撰　赤城後集

昔人有言立功名之謂賢齊得失之謂道悟死生之謂達斯言也雖未爲至論然亦有說焉孟子大賢也人猶以其仕齊無功名實未加於上下謂爲無賢然則仕焉而以功名自見者其不爲賢乎孔子謂患得患失者爲鄙夫唯志於道德者不累焉故齊得喪輕去就者亦可

謂之道也死生之理子路猶未之達蓋聞子未知生焉知死之語而後悟焉則夫超然委順不以豫凶事爲諱者其亦庶乎達者哉昔人之言不爲無謂今於三者能有其一其亦可以爲聞人矣況兼之乎慶遠太守臨海周公諱一清字廉夫初登進士擢御史以劾權貴有聲尋出爲縣令復起爲郡守以討苗賊有功加秩至正三品丁內艱服闋遂不起自號退菴生爲宅兆而遊宴其閒比卒遂葬焉其生也瓊山邱文莊公爲銘其壽藏其卒也莆田陳太常先生爲銘其墓惟是縉紳哀挽之詞未有爲之序者其子鄉舉進士宜陽乃以屬余余生也晚不及識公然予兄文懿公按名守陳與公爲鄉同年亦嘗

有聞矣且太常之誌曰居官所至綽有勳勞而自處進退不失其宜文莊之銘有曰於仕進之事見公之奇才偉績於退老之事見公之知幾委順而於生遊壽藏至比之司空圖焉然則所謂立功名之謂賢齊得失之謂道悟死生之謂達者公蓋兼之豈特加於人一等哉夫公既以悟死生為達矣今乃哀其死輓其喪而為之悲歌者豈不為公之戲笑乎然而立功名之賢齊得失之道世不多見也而哀之輓之者亦出於情之所不能自已耳故予為之序以發之若公之事銘誌載之詳矣此得以略之

恭肅林畏齋先生碣

明史列傳林鶚字一鶚浙江太平人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監京畿鄉試陳循等訐考官鶚邑子林挺預薦疑鶚有私逮挺考訊挺實無他得白英宗復辟倣先朝故事出廷臣爲知府鶚得鎮江召見賜膳及道里費諭所以擢用意鶚感激革弊舉廢治甚有聲漕故經孟瀆險甚巡撫崔恭議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避之鶚言道里遠多石且壞民廬墓請按京口閘甘露壩故迹濬之令通舟春夏啟閘秋冬度壩功力省便恭從其議遂爲永利居五年以才任治劇調蘇州成化初超遷江西按察使有犯大辟賄達官求生者鶚執愈堅廣東寇剽贛州急調兵禦之適去廣信妖賊妄稱天神惑

衆捕戮其魁立解散歷左右布政使歲饑奏減民租十五萬石成化六年擢南京刑部右侍郎母憂服除召為刑部右侍郎執法不撓十二年得疾卒鶚事母孝謹對妻子無惰容不妄交與公餘輒危坐讀書歿不能具棺斂友人為經紀其喪鶚在蘇州先聖像剝落鶚曰塑像非古也昔太祖於國學用木主命改從之嘉靖中御史趙大佑上其節行贈刑部尚書謚恭肅

葉艮佩名臣五公傳林公諱鶚字一鶚太平人由進士拜監察御史時朝廷方重臺諫言事之臣率捃摭細瑣或過其實公獨持平即有言必當其實士論推重焉英皇復辟詔吏部選除艮二千石治民於是以公出知鎮

江公至郡舉偏補弊與民更始漕使以孟瀆河多險奏欲別鑿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以避之巡撫崔公是其議將舉工公曰七里港接故河幾四十里壞民田廬墳墓無算且並山多石功難成而七里港之東有京口閘甘露壩皆漕河故迹也濬而通之抵故河便於是崔再以其言請於朝竟從公議民大德之尋以薦調蘇州治蘇如鎮江蘇故健訟公曰囹圄之設正爲爾輩乃故淹之不爲理久之訟簡民亦革心公繇是詣學宮進諸生講業校文郡署蕭然若無事者都御史李公昂行部至公迎諸郭門不跪李頗銜之或謂李曰林某非俗吏也第善遇之遷江西按察使會有犯大辟賂達官求

生者公至屹不爲動其獄遂定俄而廣右寇起行刼贛之龍南信豐勢張甚公調兵約武帥兼程往勦之寇聞遁去已而進右布政使踰年轉左使以歲饑奏減恆賦十五萬石頃之召爲南京刑部右侍郎會丁内艱服除改刑部持法平正屢與同官者忤權要請託一無所聽顧益嚴至被疾猶治事如故已而竟卒年五十四追贈尚書謚恭肅先公屬纊時謝文肅公典治其喪見公圖籍之外囊橐蕭然歎曰官至三品而家無百金之積產無一畝之增古之所謂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者公眞其人矣

兩浙名賢錄林鶚字一鶚太平人景泰二年進士初爲

御史時言官得志輒妄言捃摭中傷人益交結權倖甚鷁獨持大體略細故裕陵復位盡左遷諸言事瑣猥挾勢鷁張者飭諸守正持大體者爲大郡知府鷁得鎭江比辭召見賜飲食楮幣諭所以擢用意鷁至郡汲汲興利除害不出一言暴前人短鎭江漕河孔道往經孟瀆險議鑿河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避孟瀆鷁言迂遠多石又壞民廬墓按京口閘甘露壩故迹稍深浚通舟春夏啟閘秋冬渡壩道里近功力省又不損民壞地利甚便竟停役從鷁言未幾更劇治蘇州鷁一切簡靖郎有建革必審覈再三吳人重鷁名且夕責效頗笑守迂緩已而見其深思曲算圖久遠利郎有稱林太守康濟

才也超拜江西按察使平反冤獄必據律不肯輒重輕
徇上下意廣信有妖賊妄稱天神百姓驚疑有潛附之
者鶚榜縛其魁事遂解否且用兵或起大獄歷兩布政
使歲饑奏減民田租十五萬石成化六年陞南刑部侍
郎服闋補北未幾卒於官貧無以爲斂黃文毅謝文肅
二公經紀歸其喪嘉靖二十二年御史趙大佑上鶚節
行贈刑部尚書謚恭肅

刑部侍郎林公墓誌銘　瓊山邱濬仲深撰　赤城後集

成化十五年十二月丁丑刑部右侍郎林公卒於位皇
帝震悼命翰林院撰文禮部官諭祭工部營葬事其諭
祭之文有曰存心正大操履端方有守有爲賢聲日著

一時士大夫凡與公厚者方以公不幸不極其用而遽
爾隕逝爲憾及得諭祭之文莫不感歎稱誦咸以謂皇
言雖簡而公平生大槪盡見於此死且不朽矣公卒時
家無餘資子保薇甫十一歲惟一僕在側經理其喪事
者邑人吏部黃郎中孔昭翰林謝侍講鐸二君乃徧訪
公之履歷行事於其僚友門生故吏錄以示予請序以
銘焉公諱鵠字一鶚其上世自閩之長溪徙台之黃巖
近村邑之太平鄉爲縣故今爲太平縣人曾大父諱養
民號石林大父諱從參俱不仕父諱純仕爲湖口縣學
訓導母趙氏生母程氏公登辛未進士第明年拜江西
道監察御史階承事郎三年考稱給敕進階文林郎贈

父如已官封嫡母太孺人丁丑擢鎮江知府壬午當道者以鎮江事簡而公才長治劇請以蘇州知府姚堂兩易其地詔如其請公在蘇州僅一年超拜江西按察使又三年即遷右布政使尋轉左庚寅拜南京刑部右侍郎階嘉議大夫未幾丁趙太孺人憂服除召爲刑部侍郎通前滿考錫誥進階通議大夫贈祖及父皆刑部右侍郎母趙加淑人生母程始封太淑人公始終歷六官再守大郡貳刑曹於兩京出入中外率稱官守其爲御史時適朝廷方重臺諫一時言事之臣掊摭或過其實公獨持大體略細故有所不言言必當其實與山陰沈性齋名而簡靜過之時舉以總三法司奏按士論翕然

推重嘗監京府試大臣子有不預薦者意考試官故黜落之以沽彊直名誣其取士不公公邑人林挺適入試在中列疑公有私逮挺考訊將中公以法及調所試卷考驗皆如格事遂得白英宗復辟凡前日言事臣過訐者率左遷其官特召大臣擢其得大體者知大郡公得鎮江陛辭召見諭以擢用之意賜食太官兼給鈔爲道里費公感上知遇至郡舉偏補弊凡前政之廢弛者次第興舉之未嘗一言暴前人之非惟曰必如是乃是及調蘇郡蘇俗喜誇詐好興作公一切鎮之以靜有所建革必詳審至再然後施行蘇人以公有雅望責旦夕效於是頗有後言久而見公所處置事一一各有深意然

後帖然大服鎭江漕河經孟瀆頗險言者請鑿河自七
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以避之巡撫都憲主其議公
以迂遠而多石且壞民廬墓多言於大臣請按京口閘
甘露壩故迹因而浚之以通舟楫春夏以閘秋冬以壩
則道里近而工力省從其言果便至今人過者必指曰
此林太守之功也蘇學廟像歲久多剝落者或欲因其
舊而加以脩飾公奮然曰塑像非古我太祖於太學易
以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壞者猶當毀之幸遇其壞
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賢像爲疑公曰此泥土
耳豈聖賢耶孔子生於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
泥像哉況古人席地而坐政不如此也聞者莫不竦服

廉憲江西一時寮貳分巡各道者人異其見往往用已意出入於法公一正之以律多所平反廣信民妄傳天神夏向書等遠近驚疑公榜諭之且戮其魁其怪遂息又嘗以歲饑奏減恆賦十五萬石禁樂戸買良家女爲娼過嶺南洞寇不使入境江西士大夫至今稱良方面者必歸公焉在刑部三年罪無大小必加研審其或未當必從容請於大司寇務得其情合於法而後已故獄經公者咸稱無冤云公事之暇輒危坐閱書史臨古帖作楷書夜分乃止五鼓輒起率以爲常聞人有異書必求之既得手自校讎有未安者訪善本是正奉身儉薄甚簡言語嗜好待下過嚴而於交遊不苟合事母程淑

人尤極其孝敬母性嚴終日侍立未嘗少假以辭色有所不愜意則跪請移時雖中夜不敢離左右家事大小必以咨決焉嗚呼若公者豈古所謂篤行君子者歟卒時年五十有四配王氏初封孺人進淑人子男三長保滎洗公數年卒次卽保薇次保蕎甫五歲官給舟歸其喪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縣北芝山之原七世祖墓右銘曰

君子之守君子之道惟心之安匪時之好毅毅林公質直而附不違以顏不從以貌爲之在我曷計其效外崇其墉內深其奧曰今之人亶古之肖我摭所行節以其要銘其幽宮以貽厥紹

與林一鶚侍郎書　黃孔昭　三台文獻

孟夏行次臨清聞閣下有秋卿之命喜躍不能自已既到京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相慶豈但爲鄉里榮蓋喜朝廷公道昭明能得材爲用也然此烏足盡閣下哉竊觀古大臣文行器業求之於今少見其似者茲欲於閣下之身親見之以昭我國家人才之盛不使後人謂典籍所載爲虛文抑豈區區之私望也孔昭素性固陋乏知人之明乃承謬調此夙夜兢兢反求諸心不知其所以稱高明何以教之蓋孔昭職專持簿書考官資年勞以聽人之奏請固無與於用舍也然立於大買之旁弗識物之貴賤亦安所用我哉且天下大矣百司之衆不

能人人身接烏知其爲賢與否亦遥採諸人言而已彼言者未必盡如所望又烏必其言之皆當哉閣下身歴名郡大藩明鑑燭物於夫所屬及凡往來經接之賢者才者必廉得其實以充藥籠之需其有滯而未用用未充位者寧不爲之稱歎而咨嗟乎度不肖不可與言則已如可與言謂非出位之求則乞列名備疏其才之所宜大小以示雖不能盡達諸廷或庶幾於萬一實閣下公天下之賜也亦孔昭之分也

遺書

畏齋存稾十卷 明史作文稾赤城新志云有鈔本

黃巖縣志莆田林見素俊序稱其事烈明偉高可視鶴

山次之亦不失閎道輩　台州外書具載當時疏稾其
雜文甚寥寥　太平縣志亞卿殁子薇方髫齔及長裒
遺稾僅得詩若文三四十首首錄誥敕諭祭文末則附
以碑銘贈輓諸作以見公之上結主知下收士論而已
正德間復有增刻莆陽宗衮見素及王渼陂太史為序
故今傳者有二本
遺詩　本集一百二十六首今錄四首
題墨菊寄外舅王樗軒先生
竹外山光映石壇羣芳正怯曉霜寒晚香亭上題詩處
冷淡秋容獨耐看
歸隱

雲路功名負素心拂衣歸去樂家林石田帶雨耕春曉
茅屋篝燈坐夜深風動竹門人送酒鵲鳴簷樹客攜琴
幾回飽看南山色漫詠詩成課子吟
鎮江題中泠泉
浮玉山前碧一泓人間水品獨馳名深源時接岷峨遠
細脈潛通渤澥清且莫烹茶供逸客直須種橘活羣生
滔滔江海無眞味願起山靈爲品評
送姻弟王尙溫南歸
遠道難給會別離多苦辛何況我與君義重骨肉親竭
來金臺下萬里知情眞駈蛩方聚首賓鴻又思羣西風
吹征袂涼雨灑輕塵執手歧路側惻愴意莫伸恨無晨

風翼相逐淩秋旻離亭一樽酒獻酢聊慇懃念君齒髮壯英英邁常倫美質須自愛要爲席上珍還家拜重闈至樂應津津爲言倦遊者依依南望頻

遺文

祭園趣三叔父文

嗚呼先公同氣鴈序五人孝友雍睦無媿椿津痛惟小子幼罹孤茕抱恨終天煢煢何怙幸賴諸父靡或偏私提撕撫育猶子比兒何辜于天門祚衰薄三十年間喪禍荐作嗟四叔父早與世辭仲父季父連復繼之喜惟叔父老而克壯宗黨倚毗鄉閭仰望石林之上松竹交陰芳園日涉成趣獨深恤人之憂濟人之急遠邇親疏

罔有弗及是非曲直剖決惟平德稱宗耆名重耆英揮
金典衣隆師教子嘉客過門壺觴必舉桑麻禾黍雲月
煙霞優遊燕境忽厄龍蛇神識英英之死不忒琅琅遺
言見於易簀平生善行井邑則無家傾砥柱里失範模
三徑蕭條朋尊寂寞永夜空山驚猿慘鶴鶚自領鄉薦
旋忝登朝出牧近輔歲月已遙夢想竹林匪伊朝夕屢
領音書如見顏色甲申之夏江右提刑取道歸省趨拜
階庭憐念遠歸載色載笑卮酒臨風丁寧告詔曰汝許
國毋顧其私維名維節宜慎保持嘉訓服膺匆匆拜別
曾幾何時遽成永訣殊方聞訃五內若崩符印有守歸
哭未能碌碌庸才明主不棄進貳秋卿邦禁所寄德薄

能鮮莫追罪愆禍延壽母忍死南旋哭母於堂哭叔於殯嗟哉殘生遭此疊釁辰良日吉永閟夜臺眼枯血淚心有餘哀世降俗漓親義日替利害秋毫努目攘臂一門千指苦乏主盟莫起故老孰承前聲身荷國恩情切私戀願竭區區九泉可見尚饗

致從弟克賢舉人

人來得書知在南京有順便船隻深以爲喜第一宿別去連年契闊之懷宗族長幼之事未及敘話一二爲欠耳書中論及小人橫逆事詞意拳切足見弟兄之情然吾人仕以來受人之磨涅亦多矣其能自信不疑者惟知厲堅白以靜勝之耳況此鼠輩誣上行私而欲磷緇

於我世豈有此事哉天理未滅人心不死可勿過慮土物數品少資船中之用孔昭兄不另書亦有土物少許奉送宜道意也客途尚寒千萬寶重以副期望不具

致從弟克賢進士

都城別後回至豫章傳到會試錄見名不覺欣躍累日蓋以吾弟窮經廿載不負辛勤踵美甲科有光家族上焉可以慰堂上老親之心下焉可以爲有志弟姪之勸此遠懷所以不能自已其喜也日來計惟隨朝觀政之暇意適心閒優游之樂不言可想然自昔君子之居是邦也必欲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正欲嚴憚切嗟以成其德耳尚當及此從容暇裕之時求所謂賢

而仁者事之友之恢廓心胸涵養德性講明政事磨切人情使學愈進而識愈明氣益充而志益勵他日有官守言責而以所得者沛然見之施爲當必有過人者若以一第自足安乎近小而忽乎遠大或翕翕以求合或昂昂以自高或隨羣逐隊而無所用心此稍有志者所不爲吾弟其肯爲之哉

致從弟克賢主事

狀元王進士來知吾弟三月初得授秋官主事深以爲喜法司雖有參錯訊鞫之勞然吏道以法令爲師可以治人可以檢身在昔名賢嘗論及之而古今有志經世者未嘗不究於此也尚須嚴以操持勤以聽斷熟究律

令參考科條常使仁恕行於明决之中則窮經有致用之實即此而在他日移之以居他職將無難處之事矣惟吾弟其圖之附去文章關鍵等書公餘細心觀之自當有助蓋仕優而學文兄弟規勸未盡之意

文毅黃定軒先生孔昭

明史列傳黃孔昭黃巖人初名曜後以字行改字世顯年十四遭父母喪哀毀骨立舉天順四年進士授屯田主事奉使江南卻餽弗受進都水員外郎成化五年文選郎中陳雲等爲吏所訐盡下獄貶官尚書姚夔知孔昭廉調之文選九年進郎中故事選郎率閉門謝客孔昭曰國家用才猶富家積粟粟不素積豈足贍饑才不

預儲安能濟用苟以深居絕客爲高何由知天下才俊
公退遇客至輒延見訪以人才書之於冊除官以其才
高下配地繁簡由是銓敘平允其以私干者悉拒之嘗
與尚書尹旻爭至推案盛怒孔昭拱立俟其怒止復言
之旻亦信其諒直旻暱通政談倫欲用爲侍郎孔昭執
不可旻卒用之倫果敗旻欲推故人爲巡撫孔昭不應
其人入都謁孔昭至屈膝孔昭益鄙之旻令推舉孔昭
曰彼所少者大臣體耳旻謂其人曰黃君不離銓曹汝
不能遷也爲郎中滿九載始擢右通政久之遷南京工
部右侍郎有官地十餘區爲勢家所侵奏復之奉詔薦
舉方面以知府樊瑩僉事章懋應後皆爲名臣郎官主

藏者以羨銀數千進斥退之掘地得古鼎急命工鑄文
廟二字送之廟中俄中貴欲獻諸朝見鐫字而止孔昭
嗜學敦行與陳選林鶚謝鐸友善並爲士類所宗弘治
四年卒嘉靖中贈禮部尚書謚文毅子俌亦舉進士爲
文選郎中俌子綰以議大禮至禮部尚書自有傳
贊曰國家盛時士大夫多以廉節自重魯穆皭然兼羔
羊素絲之節孔昭矯厲絕俗物不能干廉之足尚也卓
矣
兩浙名賢錄黃孔昭字世顯太平人天順四年進士授
工部屯田司主事有賢譽爲同僚所忌陰嗾姦吏誣奏
事竟白同僚坐傾險去官昭以故譽益起陞都水員外

郎謝吏部歷陞文選郎中汲汲以賢才爲慮嘗曰國家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於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於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頃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爲高天下人才何由而知昭退客至輒見詢訪有得必書於冊量其材品隨其地望參之輿論薦用各當其才或勢家干請欲用其私人輒力言其不可昭亦不妄交遊陳恭愍謝文肅獨以道義相好奉詔薦應天府尹樊瑩福建按察僉事章懋二人皆名重天下望風者皆彈冠相慶謝文肅嘗言昭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如是者蓋十有五年始終不少變陞右通政五年始陞南京工部右侍郎大臣屢薦

竟未及柄用而卒張莊簡稱之曰公學純志潔公正剛直重如山不依勢以動介如石不逐物以移嘉靖中贈禮部尚書謚文毅子佣亦爲文選郎中佣子絹自有傳

莊簡名悅字時敏華亭人明史有傳

葉艮佩名臣五公傳黃公諱曜字孔昭後以字行更字世顯别號定軒世居邑之洞山故姓其山曰洞黃公既遊學乃遷居舊邑之西初以明經舉已復爲縣學生領鄉薦與謝文肅公爲莫逆交登庚辰進士擢工部屯田主事屯田號濁曹公稍持以正顧爲同僚所怨嗾惡吏誣奏公後竟得白其僚坐是落職而公之譽益起尋遷都水員外郎調吏部文選郎中在職惟守法據例不市

恩不賣直凡所舉措人莫敢干以私郎堂上官遇有干請亦恆以公爲解每一賢者進則喜如在己一小人之不得退則戚戚然憂蓋終其在官如一日云後先在文選者率驟遷改否亦輒敗惟公循循滿考人咸以爲難既滿遷右通政又五年擢南京工部侍郎會尚書缺公獨署部事澡剔宿弊如恐不及先是沿江諸郡蘆洲咸屬工部資營繕率爲豪勢家所侵公稽籍悉歸之官專委屬官一人董其人著爲令節量諸費除借辦商賈所逋錢數萬緡民甚德之有詔令大臣舉堪任方面官公舉知府樊瑩及致仕僉事章懋時稱得人公既去吏部久而人益思之嘗兩以吏部薦不果用然物論在人率

皆以鈞衡望公年僅六十四卒於官輿論惋恨焉嘉靖中追贈禮部尚書謚文毅往予爲進士觀政吏部吏部人猶能道公事曰公之爲文選也散部適郎舍未嘗脫冠帶外戶洞開客至輒延之入訪以人才高下縣道簡繁客去輒疏之册由是因才授任罔不稱官客或以手帕書册爲贄亦輒受人亦罔敢以厚饋饋公迨宏治正德間選部官始杜門不接賓客云

南京工部侍郎黃公墓誌銘　謝鐸　桃溪淨稾

宏治辛亥夏六月十有七日南京工部右侍郎黃公卒公得疾甚暴予亟往視至中途公訃已至於乎痛哉先是予蒙恩休致公悵然不樂且期太常陳先生師召邀

予徧遊南都諸名山以別蓋予自謝病來與公別者餘十年乃今始得一會詎意公方恨予之別而予遽以哭公也哉公卒之明日予既三往三哭之乃與其子備商葬事遂謀所以銘公之墓不得以不能辭於乎公其止是哉公諱曜字孔昭後以字行更字世顯別號定軒姓黃氏其先昭武鎮都監緒避五代之亂徙居黃巖洞山今分屬太平公以其地隘不能容始再遷舊邑之西而定居焉曾祖與莊不仕鄉稱長者祖諱禮遐號松洞姓狷介鄉人服其行義無異詞以公貴贈南京工部右侍郎父諱彥俊以正統丙辰進士擢兵部職方主事其操其才人猶至今稱之累贈右通政南京工部右侍郎母

金氏累贈淑人公自幼穎拔屹然如成人未弱冠職方公卽世扶伏歸葬撫其弟妹益篤初以明經舉不合乃退而爲縣學生刻苦問學公辱與予友予少且劣日追之日見其不可及未幾領丙子鄉薦登庚辰進士第擢工部屯田主事屯田號濁曹公稍持以正顧爲其僚所怨嗾惡吏誣毀之公雖不之較然彼竟坐是落職而公之譽亦因以起尋遷都水員外郎調吏部文選郎中在職守法據例不市恩不賣直凡所舉錯不獨人莫之敢干雖上之人亦或以公爲辭而若有所憚每公退輒過予予望而見其喜則知賢者之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如是者蓋十有五年終始一節不少變後先在

文選者率驟遷輒敗至或并累其上之人爲天下笑公循循滿考始擢右通政又五年乃遷今職公既去吏部久人益思之大冢宰王公兩以公與今亞卿彭公鳳儀張公時敏薦不果得然物論在人騷騷未已要皆以鈞衡望公也於乎詎其謂公而遽止是哉公生宣德戊申迄今享年六十有四而已配蔡淑人巴東知縣思之女子男三長卽備次侹嘗聘子女俱夭次佐亦夭孫男五紹繹縉約紛備以辛丑進士爲工部主事實克繼公吾台父子祖孫相繼登進士第者亦惟公而已公讀書不事章句往往能窮前人所未至精思之餘下筆沛然而尤長於詩與吾叔父王城山人慨詩道中絕將力振之

有定軒集若干卷藏于家性恬靜寡嗜好平生無所苟
取而亦不以一毫苟費雖官至三品居室服食無所增
惟事關倫理則惓惓每欲自盡嘗以舊宅之直讓其弟
以餘俸之金周其甥又嘗謂予吾族貧甚且不知學先
職方有田若干吾將以是終先人之志立義塾焉乃歲
出束脩若干爲之兆初公爲主事時憤慈懿太后山陵
事輒草疏數百言示予將上之會事定乃已未幾爲會
試同考官有權要子暮夜來謁公叱去之終其身不與
語今年春大臣復以例當舉官公舉金華章德懋於是
德懋謝病而歸者幾二十年天下皆知其賢而卒莫之
能舉凡此皆足以見公之大者蓋公晚歲雖寬厚有容

與世無忤而剛直之氣人固有莫得而測之者予交公久知公最深因爲之銘銘曰
豐而嗇困而遂不矯以蹟盱以覬安吾常以聽其至吁嗟乎我銘不媿俯後之人以考德論世
工部右侍郎黃公神道碑銘茶陵李東陽賓之撰　赤城後集
公姓黃氏本名曜字孔昭以字行更字世顯世家台州黃巖之洞山今太平地也然公猶居黃巖其先自昭武鎮都監緒避五季亂徙自閩者十七世矣曾大父與莊大父諱禮遐有聞於鄉考諱彥俊正統丙辰進士兵部主事台之三世舉進士者自茲始公未冠自京師扶母金夫人喪歸比北上職方公繼喪復匍匐反葬皆成禮

弟妹俱弱躬撫育成之貧不廢學初以明經舉不合乃
爲縣學生舉景泰丙子鄉薦登天順庚辰進士初命爲
工部屯田主事司多積弊公獨持以正同官者不能堪
嗾惡吏搆之事既白彼坐落職而公頗繇是起名遷都
水員外郎督造江南餽遺無所受會吏部文選官以事
去一司爲空朝廷愼簡諸曹吏補其鈌公與焉未幾遷
郎中凡天下州縣地善惡政令簡繁人材賢不肖竭力
蒐訪手注籍記罔不周悉而辭涉請託則未嘗少徇惟
守法執論以贊其官之長爲之長者雖不盡用亦以與
議付之有怨亦藉以自解公有所薦既得則喜見眉睫
或用非其志則退而愀然以憂先後十五年稱文選之

賢者必曰黃郎中黃郎中公既滿九載待次久之擢右通政督武職錄黃事事簡甚無以自見宏治戊申今天子大明黜陟兩京大臣多所更置公擢南京工部右侍郎時工作繁錢課頗匱貸民間為用公曲為區畫償其逋以萬計有空廨地十餘所為勢家所侵奏復之近令大臣得舉方面官公初薦處州樊廷璧自知府擢按察使繼薦金華章德懋時章以按察僉事致仕例不得起人益以韙公吏部侍郎再闕諸大臣以公名偕彭公鳳儀張公時敏薦雖未調而人望之日愈不厭偶得熱疾三日遽卒辛亥六月十七日也享年六十四其子工部主事僃適以公事至南京遂扶喪歸訃聞朝廷賜祭命

有司營兆域於委羽山之原十二月十八日葬焉公體貌嚴重不躁語不戲笑沈靜自守厚倫睦族以舊居讓弟女弟貧割俸金給之立義塾擇子弟爲師歲出束脩爲之兆讀書尚理致尤精詩格不苟製所著有定軒集若干卷藏於家配淑人蔡氏巴東知縣思之女子男三長即俌世守公志次俔次佐皆早卒孫五紹繹綃約紛縮以廕爲國子生黃巖之仕者若寶慶知府謝恩得先生及其從子方石祭酒皆天下士公交其叔姪閒最深予用是知公公之喪方石實銘之俌上京師請予銘墓道之石乃撮其大者爲文而系以銘銘曰

台多賢郡公其顯者官爲吏曹實柄用舍惟辟威福剏

官有伯豈子敢私有厲方惕人以蠱我亦或覘我我非
吾喪終弗玷我古亦有言東隅桑榆功我弗屑別惟臣
逆公爲六曹實貳卿佐人弗過我謂有餘地我棄其餘
歸諸造物有能肖之公死不殁
遺書
黃氏祖德錄
黃巖縣志此書述其祖禮遐之行而以商文毅所爲墓
表及諸名人傳序題跋歌詩附之四明楊學士守陳序
定軒存稿十七卷　子俌編
太平縣志其詩規倣盛唐出入漢魏力追古作不屑以
俗置胸中有謝文肅鐸序湛甘泉若水跋隆慶間重刻

黃文毅公文集臨海金立敬序

按此書近從范氏天一閣鈔得之前九卷皆詩一卷五七古二卷五律三卷七絕四五卷七律六卷爲唐縣稿七卷爲江西湖北稿八卷爲鄧州稿九卷爲池州稿以下皆文十卷奏稿十一卷序記雜文十二卷行狀十三卷表志十四卷祭文十五卷書十六卷則讀通鑑續編所記凡五十二條其十七卷爲附錄所載御祭文及各官祭文并誌狀傳贊哀詞及挽詩序凡二十三篇

交游別錄

黃巖縣志黃孔昭與謝鐸同編以林克賢將僉憲福建

因取嘗往來詩於克賢者錄以遺之以識久要之誼見

三台文獻

赤城論諫錄十卷

黃巖縣志黃孔昭與謝鐸同編赤城新志云林克賢刊有板在郡齋府志作克賢編誤

赤城詩集六卷

黃巖縣志黃孔昭謝鐸同編府志作林克賢編誤也

編輯遜志齋集三十卷拾遺十卷

黃巖縣志黃孔昭謝鐸同輯寧海知縣郭紳刊以上四部已詳見謝氏學統

黃氏族譜

黃巖縣志長沙李東陽序見懷麓堂集

黃氏祖德錄序　鄞縣楊守陳維新撰　赤城後集

古之君子明著先祖之美於後世者雖一稱於己然亦有待於人衞莊叔之勞以戴記而大彰李貝州之行因韓銘而益顯況雅晦於山澤者邪選部正郎黃世顯孔昭之祖諱禮退松塢幼服父兄之勞壯老訓子孫以禮義臨利不苟取治生不求贏其誠實至不逆童僕之詐長厚至掩竊盜之恥而人之信之也雖權度之微必視其制爲準天之福之也俾之壽康考終而子官職方孫典文選其後益昌然獨其鄉當時戸知之而今四方之知之者殊鮮世顯於是乎摭其行實而著之其言信而

不誣質而不侈庶乎克知所傳者矣然猶以爲未足又求賢公卿大夫士爲之言時太子少保商公宏載旣爲墓表餘各爲傳序題跋詞詩甚富夫鑪添薰則馥彌遠火益薪則光愈久世顯一稱而諸賢交贊不已松塢之行其不彰彰乎明著於後世哉噫松塢之在當時蓋闇然積善無意世之聞也而孰知身沒之後更數十載乃煒然聞於世若此蓋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善旣積矣則其名雖晦於暫而終耀於無窮者理之所必然也世顯旣書已所摭與墓表以下諸篇萃成一巨冊題曰黃氏祖德錄虛其首簡屬余序嗟乎名不可以虛得善不待於外求覽是錄者尙有概於斯

黃文毅公文集序

臨海金立敬中夫撰

自三代以降君子不重有慨於文之儆哉夫文者言之發而有章者也性情之蘊非文不宣經世之務非文不達至道之精非文不顯然必先其本而後文以章之故粲焉者張而不侈約焉者隱而不晦放焉者大而非夸徵焉者賾而靡厭故曰文者載道之器聖人所以洩天地之祕者也嗟夫六經之文至矣秦漢以還百家雜出浮藻聯翩何裨世教沈辭拂鬱徒挾風霜甚者異說以亂經僞言以欺世汗牛充棟其儆益滋君子惡得而弗憂也是故說性情者高李杜之風韻揚世務者尙韓歐之體裁究性道者宗濂洛之歸要匪是則輪轅雖飾將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安用之我朝文運肇興作者無慮數十百家語其傑然名世若宋潛溪方遜志皆吾浙產然二公之勁節豐猷輝映簡策非徒文云者則其愛而傳也固宜迨天順成化間黃巖定軒黃文毅公崛起歷事三朝官至南少司空公自筮仕郎以天下爲己任與同鄉謝方石公交相淬厲至其修諸身達之政一言不妄發一事不妄舉而貞履淵畜用之沛然其爲選部士無親疎賢不肖靡不親身延接聽言察行以上下進退之冢宰用其言一時大稱得士人謂之開門文選然無敢以暮夜之私入者在銓九載前後論文選之賢者必以公爲稱首及歷兩都登顯要聲譽峻赫朝野跂公旦旦夕當軸矣而溘然

蚤世天下其惜之平生不事著作獨意興所及發爲詩歌或應酬撰述稍見一二其詩雅致清逸得乎性情之眞其文論事精核協於經世之典其辨道明切有裨日用蓋洋洋乎適治之微言而纘文之懿緒也或曰風人語多怨思而公則和平詞人意多辯擊而公惟雅正則何以異余曰否否怨思之旨不得於君辯擊之言靡同於世是以屈原放逐恆託喻以思君史遷受誣每肆言以嫉俗時使然也公上得乎君下行其志贊襄出入何有於怨思協恭其濟與物油然何有於辯擊且治當累洽故其氣厚以昌時際含宏故其詞直以亮眞朴未漓故其調渢而古上下詩壇驅馳藝苑李杜韓歐夫豈多

讓吏使叩鍾周程尙當揚帆伊洛歷數名世摭其言行
詎出潛溪遜志下耶顧其文旣不多得又未大行於世
識者病之豫章虬峰謝公以名御史來按兩浙孳孳以
明正學崇先哲爲務蓋迺祖大韶翁與文毅進士同榜
合志同道並德齊名金蘭世契繩其祖武遡及先徽至
台郎訪公遺文得存稾數帙檄署邑事別駕王君一夔
刪益參訂重付梓人其文旣傳其名益遠匪惟念祖抑
以樹風聲曰崇賢實惟彰教嗟我邦人有範斯式於赫
觀風承光無極刻旣成別駕以敘請迺昭言於放竊自
媿其不敏罔克嗣於前聞人敬因憲命而敘其概并道
公論世尙友之誼爲吾台人士勖焉 按謝廷傑新建人隆慶五年巡按浙

江王一麟漢陽舉人隆慶六年台州府同知

交游別錄序 三台文獻

景泰中予在邑庠所與交者陳君儒珍張君存茂王君希文應君志順高君廷美謝君世懋世懋之從子鳴治林君克憲克憲之從弟一中凡十人皆於予爲益友既而予與一中領景泰丙子鄉解鳴治領天順己卯鄉解庚辰予第進士官工部甲申鳴治第進士官翰林丙戌一中亦第進士官刑部則成化三年也於是予三人者幸相與同朝蹤跡日益密誼分日益深居同志行同道門牆同里巷公退無事則或引壺觴唱酬以自舒如是者無間旬日時或以事相違遠則惟離羣索居之懼凡

所請益所勸勉所規戒率皆於往來詩牘焉發之如是者先後餘十年如一日雖家人婦子亦皆知通有無急患難曾未嘗以彼此爾汝而相纖芥也予雖涼薄而歷工部以至今日前後無顯過亦惟多二君之助故吾鄉稱一時布衣交游之盛必歸予數人者自前輩稱宦遊契好之眞亦必歸予數人者今年春一中以推選得僉憲福建予固喜吾道益有爲而得專其施於一方也而不能不眷眷焉者夫豈私情哉昔人謂江湖之憂一中以之而其在朝廷者吾二人蓋未嘗無憂焉雖然予所與交茲十人者世懋己卽世儒珍存茂克憲侗淹庠序希文志順以上舍生鄉進士相與家居而廷美方入南

雍曾未數十年而皆散落不常若是而一中復奪於王命以去予何能無介然於懷邪因與鳴治取嘗往來詩於一中者凡若干首序錄之以遺一中用識久要之誼噫後數十年試取而讀之吾十八又安知散者之不復聚聚者之不復散惟親不比疎不忘窮不屈達不驕庶不忝于前聞人而子孫亦得以世講之不怍不然亦奚貴於斯錄哉

遺文

上慈懿皇太后山陵疏　三台文獻

臣聞孝者天地之經義禮者古今之準衡人子欲致孝於親而不以禮非所以爲孝也故孔子曰生事之以禮

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伏惟陛下受天成命纘嗣丕圖以四海之尊養極兩宮之歡娛臣已知陛下等漢唐宋而上之虞舜周武同一大孝達孝之心也茲者慈懿皇太后崩逝聞有勑旨欲別卜葬地既因內閣大臣陳言命多官會議復聞勑旨諭以聖母皇太后之意堅不可違臣又知陛下孝固不衰於慈懿皇太后特欲順皇太后之心以爲孝也夫慈懿皇太后乃陛下之嫡母雖不親育聖躬而撫慈保愛之恩實同於所生故先帝在御寵眷特隆蓋以匹配人道之大端正嫡天理之大序也陛下爲先帝之子受先帝之託正宜上體先帝之心生而事之於一宮死而葬之於一陵祭之於一廟斯於理

爲當於孝爲至矣豈可以不忍違皇太后之心而廢天
下之大禮拂天下之公心哉陛下誠欲致隆於所生則
宜準宋仁宗葬李宸妃故事於皇太后千秋萬歲後陪
葬裕陵此又聖人所以權乎禮者固不可違禮以爲孝
而爲是親疎隆殺也如陛下以重違皇太后之命爲不
孝而忍違先帝之心獨可以爲孝乎臣伏願陛下親謁
聖母之前號泣極諫懇惻開陳必欲上順天道下順人
心遠法帝王已往之迹近答先帝在天之靈即日奉慈
懿皇太后梓宮同葬裕陵奉神主附祭英廟則非惟臣
等之福實惟天下之福宗社萬年之福也如果再三諫
而不從則陛下當斷以大義獨舉而行之如告而娶孝

也舜不告而娶亦孝也且今日之事綱常所在天下人
心係焉國家命脈關焉陛下誠能斷然行之則不惟有
以彰陛下之孝而聖母之德益昭於無窮矣不然則衆
論雖可抑公心不可拂天理不可違而陛下享祀宗廟
之日亦何以對越先帝哉今不決議後雖有悔心無可
及矣臣受命郎署職非言官但以天地大父母視之則
皆臣子也臣子聞父母有大事則遠近大小皆得號泣
而言之豈敢隱忍偷生以爲非其職而不言哉於事之
未然而不預言使天下後世竊議於已往則臣雖死無
補矣謹昧死上言伏乞聖聽不勝恐懼之至

遺詩

寄謝世懋

憶昔經遊地村煙幾處雞水流紅葉遠山度白雲低鳥雜猿啼樹藤交竹覆溪登雲橋上路彷彿夢中迷

賦舟搖搖輕颺送外舅慕陶蔡公歸田

野渡舟橫久秋風解纜歸水將鄉思遠雲共宦情微短棹衝鷗起孤帆帶月飛不妨波浪險清夢在漁磯

遊山寺用古韻

山隱招提境人穿松柏林鐘聲出樹遠塔影到池深埽葉分僧石聽猿坐竹陰禪關秋草滿索莫向誰吟

秋日郊行

偶因攜客出橋邊長立西風思惘然雨溼層巒寒照日

天圍平野遠浮烟閒花落樹鳴秋浦晚稻含香入暮年看盡飛鴻重回首數聲漁笛隔前川

題鴻臚高公昕忠義卷

青天無雨洗妖氛芳草秋生細柳軍萬戍勤王竟何事一身殉國獨憐君歸魂不記生時路斷冊空書死後勳今日衣冠樂全盛百年兵戰幾人聞

早起

曉窗無奈草蟲鳴獨遶空階踏葉行月伴殘星落南樹鐘隨斷鼓起荒城九峰雲與生秋思五鳳樓高想佩聲待看海門紅日照碧桃花外賞新晴

寄謝鳴治二首

百年日月去如流一別如何動十秋可是宦途無定跡
空將萍梗怨交遊
夢裏相逢謁紫宸覺來身在大江濱何當了卻公家事
共對江山說古人

題桃源圖

桃花槲葉村村樹雲白煙青處處山雞犬太平迎客慣
不妨流水出人間

僉事林抑齋先生克賢

浙江通志介節林克賢字一中鶚從弟成化丙辰進士
授刑部主事轉員外陞福建按察僉事其在刑部治獄
不爲苛刻有阮成者錦衣衛當以大辟屬克賢讞之知

其冤白尚書陸公曰固知錦衣權重然殺人以媚人某勿爲也卒從末減又吏部誣王宗櫰投匿名書罪宗櫰父淵嘗以言官獲譴衆咸曰非林員外莫能辯遂以屬之事竟得白其在按察力振風紀巡按御史某舞文恣奸嘗面折其過坐是十年不調嘗兩監鄉試御史欲以意黜陟人抗節不從本太平縣志按台州府志略同又衞當二字原誤作也嘗今據太平志改正

黃巖縣志林克賢字一中初名壟號抑齋鶚從弟成化丙戌進士授刑部主事看詳三法司奏案轉員外郎陞福建按察僉事其在刑部治獄不爲顧忌苛刻有院成者錦衣寘以大辟屬克賢讞之知其冤白尚書陸公曰

固知錦衣權重然殺人以媚人某弗爲也卒從末減又吏部誣王宗穰投匿名書罪宗穰又渊嘗以言官獲譴眾咸曰非林員外莫能辯遂以屬之事竟得白其在按察也力振風紀有要宦豪奴肆爲并吞竟置之法巡按御史尹仁舞文法稔姦嘗面折其過二人者何隙不可得則相與嗾武流無賴子毀之然卒莫之浼顧亦坐是十年不得調嘗兩監鄉試御史欲以意黜陟人抗執不從其勇於義類如此有抑齋稿藏於家詳見黃侍郎孔昭所爲墓表

按察僉事林君墓表　黃孔昭　赤城後集

君林氏諱鼙字克賢後以字行更字一中自少敏而好

學早遊邑庠以書經薦於禮部屢試得進士出身授刑部主事以法律自守罪人情與律當者雖重未嘗姑息苟律與情未當則求其平而不爲威勢所移錦衣者詔獄也故事錦衣有成案雖冤刑部不敢反阮成者錦衣當以大辟君審知其冤惻然曰殺人以媚人壞朝廷法吾豈爲哉請於司寇陸公必奏減其罪而後已自是能聲日著有獄極以屬君君多所辯決如王宗穰得不坐以投匿名文書則當時朝士所共見也主事始踰考即陞爲員外郎且兼看詳三法司奏案廷無滯獄君之功蓋多焉未幾以才推爲福建按察司僉事所至激濁揚清官吏望風畏懾各思洗濯以自新凡事便於民及有

補於教化者爲之無顧忌淸軍御史尹仁所行多不法君與同職張鸞指斥之尹憾焉逮君以憂去遂媒糵其後事不得則大詘於當道以沮君之進服闋再爲福建僉事君略不介意益盡心於其職之所當爲者莆田有大臣縱豪奴虐鄉里府縣莫敢如何君悉收置之法彼深以爲恥亦日思所以擠君君巡福寧道滿當代適海賊爲患衆謂安輯莫如君巡按御史闕佐遂檄君再巡一年君至撫治有方不煩餘力而海道寧息在福建兩監鄉試去取一以公有欲以私意上下者極力爭之不少徇福建去京師遠武臣多不法君按治之不少恕至有乘大臣私憾肆言誣毀雖莫能浼然當道惑其譏屈

君十年不遷至公論定薦章方上而君又以憂去矣及家未踰時即感危疾予在京師始聞令國子祭酒謝鳴治勿藥之報豈意君竟由此不起實成化乙巳七月二十有八日也距其生宣德辛亥得年五十有六而已嗚呼惜哉君初徙自閩居今太平泉溪村已十有幾世曾祖冏民祖從深父居止母胡氏君在朝得封父爲刑部主事母爲太安人妻陳氏封安人子男二出側室陳氏長保昌補邑庠生次保旦尚幼女二安人出黃巖張鯨樂清章燁其壻也君少學於叔祖考功員外郎茂宏先生既仕以其兄侍郎一鶚爲師友平生忠孝伉直志意廣博好隨事立功名與人接徐言緩步侃侃以善相導

未嘗少媕阿以苟容可謂能行直道者矣而其位止於是何也蓋世之處高位者非隨時觀勢輕重其法以要譽於當道與鄉之宦達則荒誕悖冒務以私智立聲威烜赫人耳目二者皆非君所長而乃以公法求盡當爲之職則其不爲世所好亦宜也君讀書好窮古今治亂興衰及諸名臣行事之跡文章學宋大儒波瀾汪衍所存有抑齋稿若干卷君自登太學至歷仕外藩所交名士甚衆求其歷少壯顯晦以道義相磨切至老無閒於一膜者則惟鳴治與予二人也鳴治於其終謂所託以不死者在我二人故初以銘文屬予既將掩其墓鳴治自爲銘仍以稿馳示京下俾予爲文以表其墓上之石

嗚呼予生平所望於一中者僅止於是忍不爲之表耶惟一執筆則哀思萬萬故去君之葬踰年而未能成今姑掇其平生大概授其子保昌使刻諸墓以表著之庶後之人欲知君之所未識者有考焉

福建按察僉事林君墓誌銘　謝鐸　桃溪淨稿

成化乙巳春予友福建按察僉事林君一中奔其父主事公之喪來歸未幾病且危危且復安數月矣至是病復作遂不起七月某日也於乎吾一中而止是矣既爲位哭復從吾太守叔父扶伏哭盡哀且從其家商葬事遂書赴今通政黃君世顯俾爲之銘未報而君已葬矣於乎吾與一中世顯異姓兄弟也知一中之深者宜莫

如世顯亦莫如予後死之責銘固吾黨事也又曷敢終
以不能辭而不慰吾一中於不死乎乃按其世譜遺行
而銘之君諱龔字克賢以字行一中其更字也林氏從
自閩今爲台黃巖支邑太平之望族至我朝而益顯若
南安太守公芓（邑志作芊）吏部員外公茂弘（冒姓李）郎中公壁（邑志作璧）
秋官侍郎公鶚文章行業蓋彬彬可考皆君之從
祖父兄也曾祖周民祖從深皆隱德不仕父諱格有善
行以君貴封刑部主事母胡氏封安人君自幼岐嶷從
員外公學與侍郎公實相師友既冠補邑庠生以書經
領景泰丙子鄉薦登成化丙戌進士明年拜刑部主事
未幾轉員外郎遂有福建之命其在刑部也盡心獄事

不爲顧忌苛刻阮成者錦衣當以大辟罪屬君議君知其寃白尚書陸公（名瑜見明史七卿表）陸畏其勢不敢出一言君毅然曰彼位雖崇安容妄殺人我位雖卑殺人以媚人勿爲也陸悟成卒從末減王宗穰者吏部誣以投匿名文書罪宗穰父淵嘗以言官獲譴君知其儒家子無他而事不屬君眾亦覺其誣曰非林主事莫能辨遂移其獄於君宗穰卒得白其在按察也尤力振風紀而抑強扶弱之志惓惓焉大臣有在閩者縱豪奴淩轢并呑君悉置之法不少貸御史有按閩者舞文法稔姦醜正君面質其過不少恕二人者遂日夜伺君之隙不可得則相與嗾武流無賴子誣毀君雖卒莫之涴然竟坐是十

年不調知君者皆爲之不平君惟盡職勿顧也君遇事
直前義激於心不問勢之可不可先是在刑部吾台方
奏割太平君知其事之有害於民也詣戸曹力爭之不
可則聞於上陳古風今動千數言功雖不就識者韙之
在按察嘗兩爲鄉試監試官御史有欲以意黜陟若楊
黼林廷貴者君以公道之不可廢也抗執迴斡必得而
後已其勇於有爲類若是君雖職刑獄而好學不倦旁
涉諸經子史唐宋諸大家閒發爲文詞穠郁奮張讀之
可想見其爲人有抑齋稿若干卷藏於家君生宣德辛
亥某月日享年五十有五而已葬邑南瓦嶼祖塋之次
配陳氏封安人子男二保昌保旦女三長適黃巖張通

判之子鯨次天嘗許聘予子輿義矣次幼在室君意氣
激昂恆思欲盡友一時豪傑以大有爲於天下而不可
得其視詭隨患得之徒輒對衆姍斥之不暇故人不以
爲訐則以爲軋不以爲揭則以爲㨂誠有若吾世顯云
者用略其細故以銘君墓上之石以深有俟乎後之君
子亦君之志也銘曰
衆之非不以疑衆之趨不以娛其疑疑也人所擠其嗲
嗲也人所悲於乎一世之快百世之嗤以此易彼君子
勿爲後有識者考德在茲於乎一中吾何敢以私
按黃文毅祭林一中文云世之獵聲稱者率多趨權
附勢因人低昂子獨持繩守尺嗷嗷然號於人曰今

之法人孰不以爲振也世之冒崇高者率多諛詞詭行隨流濁汙子獨緩步徐揖曉曉然號於人曰古之道人孰不以爲揭也他人有惡子直規之則彼之諱過者必以爲訐也他人有善子直揚之則彼之醜正者必以爲軋也見𨀁軒存稿卷十四

遺書

抑齋存稿　見浙江通志今佚

太平縣志抑齋勇於有爲雖職刑獄好學不倦旁涉諸經子史唐宋諸大家發爲文詞穠郁奮迅想見其爲人建寧通守劉大本爲刊行盡其身後嗣子所輯其他散失尚多云

遺詩

芋源夜泊

日落川光暝江空夜氣秋漁鐙明兩岸山月伴孤舟風物添新恨郊原匪舊遊永懷曾不寐吾道寄滄洲

秋江待渡

樹暝寒煙霏山空白雲亂落落濟川舟待渡秋江半

休衙即事

落日荒荒照女牆輕陰閣雨過西廂無情最是新巢燕猶自雙雙語畫梁

遺文

上分縣封事　赤城後集

臣聞善爲治者不忍勞民以紛更也先王制治民之法明其尊卑上下之分籍其老幼少壯之數以隸於侯王書善罰惡飲射讀法莫不各有其道故民不勞而治逮至秦漢變封建爲郡邑廢侯衛爲守宰唐宋因而行之國用貧於是軍旅出於是賦稅徭役均於是故凡天下所在郡邑廢興成敗皆係乎人惟聖人在上任賢使能興利除害守成法而不變我國家法古爲治綱維天下宰制六合若臂動指隨綜牽繩聯誠萬世之典故夫創制立則畫野分州鈐轄控據自有深意後人非出於不得已不敢以偏見而分裂之也且如台州一郡屬邑有五地濱山海其天台仙居二縣四面多山而寧海黃巖

臨海三縣西北依山東南遵海乃於海邊一帶設松門等衞隘所以保障居民肅清海道其間分畫地界犬牙相制故臨海東南宜於黃巖者割之使隸黃巖而臨海不得以取便樂清東北密邇黃巖者分之使隸樂清而黃巖不得以自專以見彼此交轄有無相資立法之意至為精密而桑麻漁鹽之利生生無窮其民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至視其賞罰勸懲輒了其為人其明且能者不待刑賞而帖然從風故當時有閭閻興禮讓囹圄長榛蕪之謠昭然載籍可考見也苟賞罰不公是非不明君子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小人則忿怨譸張譁然而爭於下亦理勢之必然也故不知者以為難

治惟黃巖在元元貞間以戸口滋多陞爲黃巖州後爲
徭役所困人民消耗我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洪武二
年始復爲縣彼時尚有八百餘圖使斯民按籍當差上
下相安沐浴膏澤百年於茲宣德正統間版圖戸口較
之以前雖稍減耗而長吏撫字有方民尚安堵如故自
景泰以來戸口日益消耗版籍屢至裁減徭役賦稅蓋
自若也況又乘之以貪官懦吏不恤其疾苦不察其是
非惟掊尅剝削之務民故相爭而興訟也豈得已哉況
連年旱澇相仍升米百錢小民至有日中昃而不得一
餐者臣生長是邦目擊耳聞日夜隱痛於心欲拯之而
無方側聞台州府知府阮勤奏欲以黃巖分爲二縣爲

弭訟之計下布按二司勘欲從之臣恐抱薪救火舍證求藥民愈病而困苦矣以困苦之邑而分爲二如人之殘其肢體豈復爲人乎如家之破其財産豈復爲家乎臣愚無知竊謂黃巖之不可分者有五版籍止有一百四十二圖每圖人戸皆不滿千較之南直隸江西等處大縣或七八百圖或四五百圖者相去倍蓰也秋糧夏稅并戸口鹽糧通其六萬二千三百有零比之蘇松等府常熟等縣或數百萬或數十萬者相去什伯也中間兼有産去稅存者有司一概追徵及爲豪右吞并刱又不爲辯理民不聊生輒相逃竄臣毎見十年一度造冊之時戸口有減無增而軍需庶務日見催督經年累月

不得完足者小民窮迫故也以窮迫之人民應一縣之庶務猶爲不給若使之應富二縣徭役其爲叢脞何可勝患此黃巖不可分者一也且西鄉一帶接永嘉兩鄉一帶抵松門衞自山至海約有二百餘里溪壑浦漵半之計其民居耕鑿去處方圓不滿百里其西鄉之民朴而野其利在桑麻南鄉之民秀而文其利在田漁故上之人必使雜處州會相觀爲善相資爲養朴野不及者欲其變而文靡麗好侈者欲其變而儉遠近結爲婚姻彼此貿遷有無民甚便之今一旦將西鄉之民隸黃巖而以南鄉另立一縣殊失教養之意此黃巖不可分者二也方今海內乂寧人民畏威而懷德耕食鑿飲在在

有之但近年以來爲民牧者罔知大體不恤民隱務於集事者以掊剋爲意急於便利者以貪墨爲心故民怨於下輒刑驅而勢迫之至其不服乃歸罪於地方殊不知天下至大也故能推恩足以保四海門庭至近也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使無良吏以宰之雖分十州縣不可以治豈係地方之廣狹哉此黄巖之不可分者三也且地方不滿百里爲圖不過一百四十爲都止有六十以上若割而分之其戸口得二分之一在官之人如生員吏胥之徒蠲去徭役者又多其餘賁一作以應役者農不暇於耒耜商不暇於舟車田園就荒衣食艱窘愈甚矣中間有等愚民溺於目前近利不爲經久大

計爲生員者利於歲貢之便爲里胥者利於道途之近又有市井無賴之輩利於書獄爲狀以營生故展轉動搖羣議萬一得遂蠹政何如此黃巖之不可分者四也原隰沃野東西相距農桑之利可給衣食非如青田等縣僻在山壑民皆巖居而澗處地瘠民貧或缺衣食則相聚而爲盜採取銀礦景泰間以民頑地曠將青田麗水另設幾縣以鎭服之蓋亦不得已也今大家世族安土樂業而小民苦於蕩析離居況分縣大事土木之興工役之費皆出於民非天降而地湧也連年追徵錢糧分豁庶務纔得甦息兼茲饑饉之秋加以紛更之事愛念斯民者寧忍爲此乎復恐此縣一分則江南諸縣有

甚大於此者其喜事好名之人皆欲援例以更張之其
爲害又博矣此黄巖之不可分者五也臣觀漢光武建
武六年六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爲民也今戶口耗
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二府
於是條奏併省四百餘縣天下致治又觀西京圖經唐
會昌中河南府有戶一十九萬四千七百餘置二十縣
至宋慶厯閒戶口耗少而置縣如舊若偃師等縣堪役
者不過百家而所供役之人不下二百數新舊循環非
鰥寡孤獨不能無役西洛之民最爲窮困范仲淹請依
後漢故事遣使先往西京併省諸邑爲十縣其在邑中
役人卻可減省歸農職官廳可給本城兵士十人其鄉

村耆保亦令併合減役十餘戶但少徭役人自耕作可期富庶今黃巖戶口漸耗徭役愈繁有司乃欲分縣以勞民全與仲淹意不合也昔魯人為長府閔子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稱其言之中理夫改作長府一事之微當時以為勞民傷財今無故而欲分立一縣勞擾匪輕此事一聞不惟臣心憂惶凡黃巖之民有事於京師者莫不駭愕驚歎如有所失臣不敢坐視謹披肝瀝膽懇切陳言伏望陛下少賜詳覽察臣所論利害較然乞勑該部罷其紛更以紓民力則臣與子孫臣庶羽毛動植咸沐聖澤無有窮已臣不勝惓惓為此具本親齎謹具奏聞

僉都陳青嶼先生世良

兩浙名賢錄陳世良字崇之臨海人以進士令樂安樂安俗嚚戾艱於理良勞心殫思恩以撫之威以震之民畏且懷時迎母就養官舍見良貌癯勤勤憂形於色及聞民樂其惠士頌其廉則解頤笑曰吾無憂矣及考績適以内艱去民越境攀號依依不忍舍服闋補南和治法一如樂安而益摩厲學官以興教化一時士民蒸蒸向學弦誦之聲達於四境邑之小戸村田數百畝地下每爲流潦所沒良築隄障之隄上雜植榆柳以固其基數年蔚然夏日行旅蔭其下無病暍者又鑿河渠三十餘里引以漑田遇潦則泄而歸之河無所事葉而畝歲

收一鍾先時牧馬場歲收租銀一千五百緡有奇不問地之肥瘠而概徵之小民告病艮請於朝得旨隨地量徵減舊額十之五措置預備倉糧以數萬計窮獨無所歸者有養婚嫁斂葬不能舉者有助由是逋逃復業者數百戸而四方流民來歸者又千餘家無不愛戴之若父母縉紳士大夫交口而頌者無不色喜艮獨泫然曰恨不令吾母見也考最召拜監察御史時逆瑾干政竄逐忠賢艮憤然抗言之爲瑾所忌尋遷南京大理寺丞未幾瑾中以事罰贖米三百餘石衆皆弔之艮不爲動瑾敗首擢艮大理卿尋晉右僉都御史兼管操江憲度振肅一時倚以爲重適流賊猖獗艮悉心防禦朝夕申

明號令刻期督戰所至克捷屢疏乞休口不言功及得請即飄然東歸杜門卻埽日與賓舊徜徉湖山間若將終身焉者後以薦起應天府尹堅臥不應卒於家所著青嶼稿若干卷藏於家按樂安有二一江西撫州府一山東青州府南和則直隸順德府也

浙江通志名臣陳世良字崇之臨海人成化丁未進士授樂安令補南和四方流民歸之者千餘家召爲御史彈糾不畏時逆瑾干政竄逐忠良世良抗疏言之爲所忌遷南京大理寺丞未幾中以事罰贖米三百餘石瑾敗擢大理少卿拜右僉都御史兼管操江憲度振肅時倚爲重適流賊猖獗悉心防禦朝夕申號令刻期督戰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所至克捷屢疏乞休得請歸起應天府尹未任卒本分省人物考

台州府志陳世良字崇之號青嶼選之從姪成化癸卯薦于鄉登丁未進士初授樂安令邑勇悍成風世良恩以撫之威以震之宿弊盡革內艱去任民越境攀號不忍舍服闋補南和下車即新先聖廟嚴諸生教條親爲講解時考較以勛其成設社學十有七以訓編戶子弟表宋廣平里以勵士風築堤以障污田數百頃上植雜樹以固其基鑿渠三十餘里引水以溉高田遇澇則洩而歸之河旱澇有備民受其福置預備倉糧以萬計飢窘有所依賴請減牧馬場歲徵租銀舊額之半鄰封並

受其益且懲姦撫善清賦均徭窮獨無所歸者有養婚嫁斂葬不能舉者有助由是邑之逋逃及四方流民咸復業來歸戴若父母當道交章薦舉擢監察御史正色立朝彈糾不畏强禦初巡三關邊寇震服暨按南畿激揚有法風采凜然時逆瑾干政抗疏言之爲瑾所忌正德二年遷南京大理寺右寺丞未幾中以事罰米三百餘石至轉貸於人完納五年瑾敗敕廷臣起諸被瑾抑者首擢爲大理少卿六年拜右僉都御史兼管操江憲度振肅時倚爲重適流賊猖獗悉心防禦申明號令所至克捷屢疏乞休既歸杜門卻埽惟與賓舊徜徉湖山正德十三年起應天府尹未任卒于家所著有青嶼稿

奏議等書今祀鄉賢祠按臨海縣志戊寅起應天府尹十四年也名賢録謂堅臥不應未任已卯卒于家是卒於正德蓋時已有疾故堅辭不赴耳

遺書

青嶼稿見分省人物考浙江通志台州府志

青嶼奏議見浙江通志

遺詩二首見三台詩錄

和淇司寇堤上作

湖光蕩漾拂晴堤公暇追隨倍有輝畫舫柳陰濃翠滴錦韉花外輭紅飛酒帘摇曳新開甕梵宇深沈晝掩扉春意正酣官事簡不妨修禊夕陽歸

和趙侍御煎茶韻

寒夜牀頭酒甕虛呼童瀹茗坐更初夢魂不放迷莊蝶

眩睫能醒校魯魚蟒眼含珠眞顆顆蚓聲出竅漸疎疎

箇中風味誰能識浪費千金一醉餘

台學統卷五十一